



春暖花開

人民日报出版社

春 暖 花 开

*
譚震林等著
*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發行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2号

*
开本787×1092公厘 · 印张 5 1/2 · 字数100,000
1959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0 定价0.40元
统一書号 10132·8

目 录

- | | |
|----------------|-----------|
| 旭日东升..... | 譚震林(1) |
| 一幅灿烂的生活圖画..... | 刘白羽(6) |
| 大路伸向远方..... | 张 沛(18) |
| 冻風起 大鵬飞..... | 聞 山(23) |
| 春 天..... | 方 紀(28) |
| 我們把春天吵醒了..... | 冰 心(33) |
| 龙抬头 春雷动..... | 杜若湘(36) |
| 迎新春..... | 楊 嶺(40) |
| 在祖国大地上..... | 金仲华(44) |
| | |
| 在天安門前..... | 陳 毅(47) |
| 春暖花开..... | 郭沫若(50) |
| 春暖花开..... | 郭小川(53) |
| 春节看花市..... | 林伯渠(66) |
| 欢度春节..... | 陳 毅(67) |
| 春天的詩..... | 臧克家(71) |
| 春天来了..... | 老 舍(76) |
| 迎春橋頌..... | 阮章竟(78) |
| 金橘化成鋼万吨..... | 谷正榮(83) |

江西杂咏.....謝覺哉(86)
“黑金江”組詩.....戈壁舟(91)
处处歌声处处笑.....易和元(95)

鋼都之春.....谷正榮(99)
英雄比武关键年.....賀文霞(102)
春雷动 战鼓响.....王崇鼎(106)
早 春.....于 川(109)
生活的晨光.....白 原(112)
記幸福沟.....冰 心(116)
公社紀事.....夏 孟(121)
永乐店的春光.....苏 揚(125)
生命的花朵.....白 原(129)
春風得意.....馮健男(134)
生意如春.....董善元(139)
美哉海南島.....袁水拍(143)
鄱阳春色.....徐新杰(148)
官厅湖畔.....王树舜(151)
火.....季 康(155)
天山雪水.....顧 工(158)
春夜隨筆.....木 林(162)

旭 日 东 升

譚震林

正像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所說的，人民公社，像东方初升的太阳，一出来，就光芒四射；它又像苏联第一顆人造衛星，一出来，就引起了人們普遍的注意。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們，都以極其兴奋的心情关心我国人民公社运动的进展，他們中有一些人，由于不了解实情，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疑問，可是，他們都是抱着一股热情，希望我国人民公社这个新的社会組織形式，能够健康地發展起来。但是，另外有一伙人，包括从美国的杜勒斯到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他們見到人民公社的出現，好像見到了“催命符”一样，害怕得要死，把我們的人民公社看成是他們的一場大灾难，他們对人民公社咬牙切齿破口大罵，又害怕又痛恨。从这一点，我們也可以理解到，人民公社的出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速度，从而也就加强了整个社会主义陣營的力量。这些对杜勒斯之流的一切反动派說来，都是很不妙的。正如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所說的一样：“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来。”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指出：“人民公社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产物，是党的社会主义整風运动、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和1958年社会主义建

設大跃进的产物。”我国的革命，是在党和毛澤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进行的，党和毛澤东同志紧紧掌握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論，指导了我国革命一个接一个前进。在前一个革命阶段与后一个革命阶段之間，沒有隔着、也不允許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我国农村近十年来从互助組到人民公社的过程，也充分說明这一点。

在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农村出現了欣欣向榮的現象，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在这个恢复过程中，农民为了更充分發展生产力，和杜絕向兩極分化，在原有的变耕互助習慣的基础上，建立了互助組織，我們党及时地抓住了农民这个要求，作出了互助合作決議，这个決議立即受到了絕大多数农民的拥护，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地發展起来了。所有經驗都向农民証明了农业生产互助組比单干优越，农业生产合作社又比互助組优越。在这个客觀事實前面，更鼓舞了农民大胆前进的勇气和走互助合作道路的决心。到了1955年春夏之間，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相当大的地区內，就已經成为互助合作組織的主要形式了。

在这时候，曾經出現了一种“小脚女人”的錯誤。他們企圖把成千上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砍”掉。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及时抓住了合作化大發展的这个客觀形势，严肃地尖銳地批判了“小脚女人”的錯誤，及时作出了發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決議，这个決議立即受到了全国广大农民的拥护，不到半年时间，全国就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基本上完成了从初級社到高級社的过渡。

在社会主义的全民整風运动的基础上，从1957年冬開始了新的社会主义建設高潮，这个高潮要把农业生产推上一个

飞跃發展的阶段。党的八大二次會議系統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線，大大地鼓舞了全党全民社会主义建設的积极牲，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乡社办工业的热潮与农业生产高潮匯流了。农民为了战胜水旱灾害所掀起的冲破社界、乡界、县界的互相支援，自带工具粮草，不計較报酬，这种社会主义大协作，和蓬勃发展的乡社工业，以及农业生产的跃进，都要求在更大范围内調动人力、物力、财力，而且要求我們在农村的商业、稅收、教育等事业必須适合已經变化了的情况。生产力的發展必然要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农民自己动手改变着原有的生产关系，于是，“共产主义公社”，“国营农場”，“集体农庄”，“大合作社”，“人民公社”等等名目繁多的新的組織形式，1958年夏秋之間就在全国农村涌現出来了。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及时抓住了这个新形势，在八月北戴河會議上作出了关于發展人民公社的決議，把名目繁多的新的組織統一于这个最好的組織形式和名称——人民公社。

从这样一个簡短的回忆中，我們就可以了解，人民公社不是偶然的現象，不是按照人們主观要求，想怎样作就可以怎样作的，而是反映了一个客观的發展法則，这个法則就是生产关系必須适合生产力的性質。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之所以不会引起和生产力的直接冲突，就是因为党掌握了这个法則，及时地調整生产关系，使之适合生产力發展。人民公社这个組織，正是我国現阶段生产力的發展要求生产关系的改变而产生的，它是以这个法則作为母体所孕育的一个胎兒。自然，社会法則的胎兒的出生，和人的胎兒出生不完全一样，它不是到了某月某日某时非落地不可，而是要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就是說要在一个善于正确掌握客观發展形势的馬克思

列寧主義的政黨的領導下，才會順利地出世的。缺少了這個條件，那麼，即使有了這種客觀形勢，它還是生不出來的。當然，人民公社之在我國出現，是完全反映了我國的具體情況，我國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六萬萬人口的大國，人民要求迅速擺脫這種貧困狀態，他們不惜以自己的忘我勞動來建設祖國，而人民公社則正是能夠最有效地把我國的人力物力組織起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最好的組織形式。

這個像初升的太陽般的人民公社，是有無限的生命力的。它在目前，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結構的基層組織，而在將來，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它將仍然是社會結構的基層組織。在現階段，它既擔負了今后若干年內使人民公社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任務，又擔負了為着過渡到共產主義打下基礎的任務。人民公社必須努力發展生產，不管是为了目前或為了將來，都需要大大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就是人民公社的建立也是因為今年出現了農業大躍進，出現了鄉社辦工業，也就是說，由於生產力的發展而引起的。沒有生產力的發展，什麼過渡到全民所有制，什麼過渡到共產主義都是空話。有個別地方，匆忙地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制，甚至說要立即進入共產主義，這是不正確的。這恰恰說明了那里的同志們沒有認真研究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會議關於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那個決議對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和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都作了明確的指示。我們這些同志不懂得，全民所有制的企業，要像國營企業那樣，它的生產資料和產品可以直接受國家統一分配，而現階段還是集體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却還作不到這些，因此條件還不成熟，就不應隨便改變所有制，而要努力創造條件，首先是努力發展生

产，使生产的發展逐步接近国营工业的生产水平。

旭日已經在万众欢呼声中从地平线上升起来了。我們的任务，就是要巩固它，發展它，使这个大跃进的麟兒茁壯地长大，到将来成为共产主义的栋梁之材。至于敌人的造謠污蔑，我們根本不放在眼里，反正他們的日子已經沒有多少了！

一幅燦爛的生活圖畫

劉白羽

在訪問安徽的旅途中，使我最感奮的，就是在我們美麗的河山間，丰饒的大地上，人們正以無比的精力，憑着自由奔放的意志，在繪制出一幅一幅燦爛的生活圖畫。我現在只是把其中的一幅展現在讀者的面前。

英雄的山、英雄的人

這兒有海濤一般的松林和竹林。我們隨着漸陡漸狹的山勢，曲折彎轉，進入了大別山一條河谷。春陽晒得杜鵑花紅如血滴，春風吹來蘭花的幽香。忽然翻上嶺頭，向前一看：一條白茫茫的史河，夾在兩面高峰之間，在河的正面蘆現了一座摩天而立的灰白色高大水壩，這就是梅山水庫的連拱壩。我在这人造的巨大山和大湖的面前立定下來。我不能不惊喜地說：“這是一座多么莊嚴的殿堂！”我說它是“殿堂”——因為它是神聖勞動創造的，我說它是“殿堂”——因為它標志着大別山區走入一個燦爛的新時期。雨夜裏，壩頂那珍珠般晶亮的燈光在河面上輕輕搖曳，晨曦中，那高架上的電線像閃亮的銀絲。只要你細細傾聽一下，那發电站的轟鳴不是今天幸福生活的歌唱嗎？如果你再仔細尋思一下，這雪亮的電光里

不也包含着我們英雄的历史的閃光嗎？

我无意停留在梅山水庫的高壩面前，但是我知道，梅山一帶在蘇維埃時代叫作“赤城”——正是這紅色的城啊！它給予我以重大的啓示，它使我展眼看到大別山的心靈。你且站在那高山之巔去望一望，山峯接着山峯，山巒套着山巒。大別山這巨大的群山啊！像一只時刻都要展翅高飛的雄鷹，它把一只翅膀舉向河南，一只翅膀伸向湖北。在這兒。每一片土地，每一座山岩都永遠散發着英雄的氣息。因為在山中住着這樣的人民，他們一旦把真理的火種接受下來，就是他自己死了，也會把一顆剛正不屈的心傳給自己的後人。在這兒，請听听一位慈愛的母親、善良的妻子、忠誠不移的游击戰士張尚文的衷心的傾訴吧！

“……鬥爭的環境更艰苦了。有一天我們正在山上吃野菜，他（張的丈夫汪來應，這個游击队的隊長）放哨監視着敵人，沒想到敵人從背後來了，而且是從麻埠、南溪、金寨、丁埠一齊出動的，……我們一聽槍響得那樣近，就往大山上跑，一大片敵人刻不容緩地追了過來。敵人愈逼愈近，眼看就跑不脫了，……大家抬頭一看，半山腰有一口水塘，裏面蓋滿千荷葉，人們就紛紛跳下去，躲藏在水底下，拿千荷葉蓋上頭。我抱住孩子也跳下去，那正是隆冬天氣，水冷透骨，我咬緊牙關，可是生下來沒有多久的小孩子一下啼哭起來，……敵人騎兵眼看就奔到眼前來了，如若發覺，全體同志不就都遭殃了嗎？這時候我知道：要孩子就沒同志，要同志就沒有孩子，……我心一橫把我亲生的孩子捺到水底下，……我的孩子，在水里還不斷的抖動，掙扎，可是有什么辦法，我只有咬緊了牙，……我的心痛極了，——簡直痛出血來了，……我像

死人一样眼看着馬蹄得得跑过去，仇恨，痛苦，真想喊起来射击呀！……大家爬出来，看着死在地下的孩子，默默无语，含满眼泪。一位老同志说：‘尚文！你这是干什么？要死大家一齐死吧！……’他說不下去了。——我坐在地上看着自己的孩子，昏迷了过去。同志們救我到山上，烧火烤我，慢慢把我烘干了烤暖了，我半天才苏醒，可是睁开眼一看丈夫不在面前，問一問同志們，才知道他給敌人抓走了。这怎么得了！我又一次昏迷了过去。有一天，有人从街上回来，說看到了我丈夫的‘罪状’，說已經判了死刑，我一听心如刀割，同志們也都气愤万分，紛紛要去劫法場。可是那完全是死路一条。我靠在一棵松树上，閉一閉眼，对大家說：‘同志們！我們不能这样，不能为了一个人毀掉了全体，我們活着的还要繼續斗争下去呀！’……”

現在张尚文所說的每一个字，都記錄在金寨县革命回忆录篇頁之中了。可是，这难道只是张尚文一个人的傾訴嗎？不，这是大別山的傾訴。我是第一次到大別山來，我本不想把这山谷中悲壯的往事重新提起。不过当我看到这一切，听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不能不想到杜勒斯之流對我們的大跃进所进行的誣蔑，我們在热情的建設自己幸福的生活，他們却說是在“大規 模地使用 奴隶劳动”“建立一个巨大的 奴隶国家”。不錯，我們是从血里、火里斗争出来的人，我們不但懂得什么叫奴隶，我們更懂得怎样粉碎帝国主义者对人民的奴役。历史总是在教育着我們，悲壯的往事不斷給我們以力量；正是穿过暴風雨的人，今天，在我們自己的大地上，以无比舒暢的心情、热情奔放的脚步前进。不但今天这样，明天也这样，这是誰也阻拦不了的。

一个旧城的消失和一个新城的诞生

我不想再在这兒进行个人的論述，不过，在我去訪問人民公社的途中，我得利用时间，談一下：一个古老的金寨县怎样从地面上消失，一个崭新的金寨县怎样在地面上誕生。

我搭一只小机輪，橫过“梅山水庫”，細細体味了“高峽出平湖”的意趣。不过，在这兒，与其說是湖，倒像是平靜的海峽。水庫南北直径一百多里，两旁全是陡峭的高山，滿山竹树成林，碧綠蒼蒼，从高高的岩頂上跌下白練般一道瀑布，碧綠的湖面映着火焰一样鮮紅的杜鵑花。船随着湖面曲折而前，水庫給大別山深山区，提供了一条航运道路。

人們摊开金寨县地圖指給我看：前面吳店、黃龙、南溪一帶都是大炼鋼鐵的戰場。在火光烟影之中，人們留下这样的詩句：“密麻爐群賽繁星，英雄昼夜忙不停，且看熊熊火舌舞，每爐日夜产千吨。”“大別山下好風光，炼鉄土爐排成行，爐爐烈火冲天起，滾滾鐵水賽長江。”現下，湖上不断有长长的竹筏蜿蜒而来，上面滿載新炼出的鉄塊。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当你对面前的世界，还没来得及仔細思索，一句話忽然把你的眼界打开。現在，我身旁这一位青年朋友洪敬良就这样帮助了我。他一会指給我：“从前弯腰进去的小草房都淹沒了，你看，立在山坡上的那一幢一幢青砖瓦房都是政府新蓋的。”一会又告訴我：“我小时候在河里摸来摸去，只有手指头长短的小棍子魚，現在这水庫里有多少魚呀！过不久，我們金寨县平均每人有五百斤魚呢！”总之，从他的心里透露出来的全是新生、喜悅，有如晨曦。我們穿过獅子口山峽，山勢漸远，湖面平如鏡面。而洪敬良变

得更加激动了。他指着前面对我說：“我們現在正在老金寨县城的上空。”洪敬良的故居，早已沉沒在湖底下了。一个老城不見了，而在梅山水庫旁，沿着史河两岸，一个崭新的金寨县建成了。那兒街道房屋完全是按照設計圖样建筑出来的，那兒每一塊建築木料还散發着森林的芳香，夜晚是万家灯火，早晨的屋頂有如紅色波濤，一座座新的工厂正在誕生，你看看，年青的人掌握着新的車床，而打鐵的鉄錘在叮当震响，那熔鐵爐里的火焰呀，就像人的生命的火焰一样欢騰跳蕩。这时，在旧金寨城外每个春天靠苦花菜度日的洪敬良，現在在新县城明亮的电灯光下工作了；一个打赤脚长大的孩子，現在在县广播站工作了，他談起今天的生活怎能不满怀热情：“从前深山里的人什么事情都不知道，現在人民公社里，一直到生产小队，都安了广播器，人們对这件事可高兴透頂，說什么事情都知道，心里可亮堂堂的了。去年抗旱的时候，一个广播，話音刚落地，十几万人，連夜走上抗旱战線，前些天广播筒里又传出一个号召，全县春耕积肥就热热闹鬧地开展起来了，……”

两个人公社

下面，我想談到我所看到的金寨县的两个人公社。

双河人民公社在比梅山更深的深山里。当我们向碧綠的群山走近时，一派社会主义新景象像晨光迎面而来。公社的社員們有的在水田里犁田，有的在做秧母田，山林里面冒出烧火肥的白烟，滿河床站滿放木排的人，从深山里冲下来的木材正順流而下。有的人鋸斷树木，准备在里面种茯苓，去年这个公社出产了一枚一百四十斤重的大茯苓。在这里我們

看到人民公社农林牧副漁相結合的优越性，看到社員們怎样舒暢而热情的劳动。

一个新的春天来到山中，双河的人們正以高涨的情緒、加倍的干劲，走向1959年更大跃进的高潮。我去的这一天，正是春雨初收一片晴，百灵在空中鳴啭，斑鳩在树林里呼喚，麦苗在迎風招展，油菜花透出陣陣浓香。人們告訴我：前几天，一个动员会开到夜深。就像一个紅色信号弹升上高空，天未放明，枣咀的十三戶人家已經把十三条牛全部套上犁田了；桃园的二十多个妇女冒着雨搶上了积肥的崗位；双塘更跃进，會議一結束，就一片灯籠火把，连夜积肥一千五百多担；百花生产大队的一个中心队表現了社員們的組織性，在會議上，根据每一个社員的专长作出分工負責的詳尽的計劃，除去食堂服务及手工业占用一部分人外，分工的单子是这样：“田間管理——四十人，犁田、做秧田——十八人，砍柴、烧火肥——四十人，春种——十二人，兴修水利——十二人。”过去小农經濟，自立門戶的农村社会关系，已經被新的集体关系所代替了，食堂变成农村社会生活的中心，人們吃飯、娱乐、待客、會議、听广播都在食堂里，这次的一些动员會議也都是在饭桌旁开的。从前春荒像燎原大火，深山里的人，靠葛根、葵花叶、苦花菜、觀音土度命，現在人們热爱着自己的食堂，托兒所設在食堂旁边，母亲們在吃饭時間就哺乳了嬰兒，老人家抽一只香烟从食堂出来走向田間。六十九岁的老社員楊德宝說：“从前人說：稻怕午时風，人怕老来穷，現在我是穷不了了。”这是多么无憂无慮的声音。

双河人民公社社務委員会在龙鳳灣，这所古老的大屋，原来是双河山区大富豪馮家的房子，当时人們說：“硬吃四兩銅，

不惹双河一門鴻”。不过斗争的火焰早在深山里点燃，远在1929年，河畔山顶上的“双河大庙”里就开办过列宁小学。现在这庙里办着一所小学和一个农业技术学校，一片朗朗的读书声，传到河边上来。有人曾经说我们的生活中色彩太不丰富，但是双河人们的房屋却粉刷得那样雪白，而在雪白的墙壁上，画满壁画，这些壁画不但色调鲜艳，而且洋溢着时代气息，——我这里可以举出这样两幅巨大的壁画：一幅画的是双河公社抗旱图：去年这里的人们“九十天无雨保丰收”，这幅巨画，一边是党委书记带头，千军万马，走上抗旱斗争前线；一边是青山流着绿水，田禾喜气洋洋，空中招展着红旗。还有，请看！这一幅招贴画式的“叶春秀真正强，生产工作都在行……”，叶春秀这个年青妇女正在喂猪，那一群灰色小猪崽，画得实在栩栩如生。我可以讲，双河的壁画走上了一条富有现实色彩的农村壁画途径，人们不但用劳动改变着山河的面貌，而且以艺术装饰着自己可爱的生活。

我沿河流向上走，到上店村去看公社的炼铁厂。厂房是一栋宽敞的瓦顶房屋，一只土炉炉顶正冒着浓烟，喷着火星。一件令人惊喜的新事物在这幽静的山村里出现了。原来烦重的，要十二个人两班倒拉风箱工作，已经由泉水代替了。你看！水流过水箱，带动一个轮轴，拉动了风箱，沉重艰难、汗流浃背的炼铁战斗在这儿变为轻松愉快的工作了。我还去看了一座新型的磨坊，在这个磨坊房里设有水磨、水碓、水砻三部木机，只要把水闸的闸门拉开，一片水鸣声，一片木机的轰响，舂米的舂米，脱谷的脱谷，磨粉的磨粉，从前四个人一天不断头的推，推乏了两腿，推酸了双臂，最多能推出四斗麦子。现在让这小小的溪流轻轻的吟唱吧！一座磨坊只

要一个人管理，一天就磨出九百多斤面粉，全社現在已經兴筑了这样六个磨坊。双河公社的水利自动化，正在打开这深山的无限潜力，智慧总是在劳动中闪光的，人們的脚步已經走开了，就会向更远的方向前进。

當我們在淡紅的夕照里，沿着田間小路行走，双河公社党委書記李功臣同志告訴我：“我們的四頂山水庫工程已經开工一个月了，爭取汛期前筑起堤壩，将来在那兒安装上發电站，电灯就要照明我們的山村了……。”

如果說双河人民公社完全是山区特色，那么，現在讓我們走向史河下游那广闊的原野吧！人們如若到了这儿，不論你多么疲劳，多么忙碌，我劝你一定得去訪問一下江店子公社的开順大队。史河通过梅山水壩到这儿愈流愈加寬闊，河那面霧蒙蒙的地方是河南省的固始县，开順大队就在河的这边。这个开順大队現在是一个雄辯家，它将以它自己的生动現實，告訴你：什么叫“劳动人民的志气”，什么叫“劳动創造新世界”。人們說：从前这儿只是一片白躑躅的穷沙滩啊；現在沙滩变成了黃金的庄园。

晴了几天，江南的阳光已經有点燥热。我們順着新筑的堤埂来到开順大队地界。一眼望去，这儿哪里有什么一点穷沙滩的影子呢？到处是肥沃的黑土地，上面密密地植滿大麻，像誰綉出精美的綠色花边。不过，你如若估計开順大队的財富，你最好考察一下那像山一样堆积的麻垛吧！这是开順人的財富，这是开順人的驕傲。这是去年向国家出售之外还余存下来的大麻。小队长朱視春兴高采烈地告訴我：他們还有这么七大垛，現在是又要种新麻，又要剝旧麻，人手实在忙呀！可是忙得从心里高兴。